



农村题材写作需要崭新视野

牛学智

图片来源:百度

城乡原本是割裂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当我们介入农村题材写作的时候,面对的不是纯粹的农村、封闭的农村,而是与城镇相杂糅的农村。

在阅读一些关于城乡关系的叙事作品时,可以粗略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套路化的叙事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而是转化得更深、更隐秘了。在一些故事中,有的人想方设法摆脱农村的背景,以进入城市既定生活流水线为成功。相反地,有的人生活在都市里,感受到城市生活的速度和压力,于是在脑海中将乡村无限诗意化。在这样的视野中,城乡之间是对立的、割裂的。这样写出来的城、乡,是想象意义上的,而非真实的、可信的。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乡村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写出真实的农村,描绘出农村世界的复杂性,呈现城乡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叙事,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究竟应该如何推进?

要判断去往哪里,首先必须了解来时的路。新中国成立之初,作家们有着令人感佩的写作态度,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书记员,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农村世界的深刻变化,塑造出一个个具有时代性特征的人物形象。站在今天的视角,要深思这一阶段创作对当下农村题材创作的借鉴意义。新时期以来,作家们以文学的形式关注“三农”问题,触及了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多种问题和复杂矛盾,强调真实,强调人情、人性,强调反思性。当然,其中有些作品的

反思是有限度的。这体现为: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反思,缺乏对自我的反思,特别是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反思。

进入20世纪90年代,诗意的农村,构成了很多农村题材作品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建构农民主体性的主旨是不变的主线。这时候,农村自然物质的主体化、功能化和诗意化,农民与庄稼的同一性,以及“主客不分”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道德观、“物无贵贱”的平等观,是支撑起关于农村社会诗意的想象的基本框架。

真正的农村题材文学,必须把自己浸泡在世俗的农村现实褶皱里,方能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物质现代化背后的现代化程度。按照文学的诗意的想象叙事,那样的农村当然高度契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表述。然而,“三农”问题的中心乃农民主体性的成长,而且是一个个具体个体的成长。这并非那种整体化的诗意想象所能呈现出来的。

作家们并不是不了解农村政策,他们知道也在践行写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最终是为了写农民的现代化这一命题。但他们普遍忽略了在现代社会机制中,写农民如何缓慢成长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这一关键环节。所以,有些作家图省事,他们笔下的“现代农民”,不是吃苦耐劳的带头人、能人、乡绅,就是严格执行上级政策的基层党员干部。这些人当然也非常重要,但我们在很多作品中看不到人物(特别是普通人)的自然成长,看不到主人公在现实境遇中的真实挣扎,更多是一种脸谱化的描写。

结合我本人在基层农村调研的实际,我认为,在农村题材文学写作中,最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构,也不是省

事的建构,亦不是作家懂多少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问题,而是要有一种自觉的文化现代性思想。

其一,急需文化现代性思想重建故事题材。经典人类学和社会学分析指出,只有积极干预人的不自觉状态,才能把人从浑蒙世界中解放出来。在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迅速推进的当下,大多数故事仍然以传统农耕文化秩序的超稳定性来嘲讽流动城市人生的欲望与灰暗,这显然是视野局限所致。引入现代性思想,就是希望文学叙事摆脱对宗法宗族文化程式的依赖,从更自觉的层面反观、审视传统农耕文化,推进审美模式、情感结构、形象体系整体完成现代性转型。

其二,急需文化现代性视角调整故事的讲法。文学故事的确有诗意浪漫的人文情怀,然而当情节、细节仅仅属于特殊个体所独有、所独信,就很难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因此,只有把讲好故事认同为一种公共参与行为,内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思想言说,才能从主体性本身避免把客观主观化。

其三,急需文化现代性思维打破故事的二元价值模式。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之所以多含二元思维模式,是因为它们只是在农耕文化内部看待农耕文化,在城镇文化内部看待城镇文化,或以传统农耕文化看待新型城镇文化、以新型城镇文化看待传统农耕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尚未走出非此即彼的循环惯性。引入文化现代性价值,是希望农村故事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审美惯性,以整体的、成熟的视野看待现实,从而建构新时代农村题材的新型叙事模式。

社交媒体与人间烟火

张怡微

《四合如意》(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是我的第十三部小说集,在这十二篇故事中,我提到了不少互联网世界的元素,包括电商、弹幕、表情包等,正是不少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情感劳动的工具媒介。

在素描“心灵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时,作家已无法回避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

2019年,我在《文艺争鸣》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机器与世情》,经由“机器”所生发的伦理问题引起了我的写作兴趣。我当时就这个话题写了几篇小说,尝试联系各种机器与我们生活的关系,不只是呼吸机、真胃管与人物命运的关系,还可以是手机、乐器(合成器)、VR(虚拟现实)、SIRI(手机语音机器人)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情感故事。作家可以无视机器,只谈感情,但机器仍会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创造新的矛盾冲突、新的抉择、新的心灵体验。

这些故事也在我的近期创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例如早几年的《樱桃青衣》和《蕉鹿记》写到了鼻胃管插管的伦理问题,新书中《端正好》写到了与SIRI的对话(SIRI可能是女主人公孤独生活的情感陪伴)。更多的尝试体现在离散主题的故事构思,如《醉太平》写的是“手机女友”和“相亲女友”,《缕缕金》写到了年轻人因工作繁忙只在手机中完成孝亲义务,《四合如意》写到由手机通讯艰难维持的跨国恋情等。

虽说重点不在“社交软件”本身,但我们的情感生活时而依赖社交软件,时而又对机器的可靠性产生深重的怀疑,因为手机中的情感生活所建立的分层分组,有时会遗漏我们真实的情感历程。如《缕缕金》中,偶遇失联10多年的前男友终于加上微信后,不知把他分在哪个组,最后分到了“家人”组以方便屏蔽等……技术在重新规范我们的情感生活时,逼迫我们交出本来没有必要交出的答案,通过残酷的分类分别,厘清社会关系远近亲疏,有时这种厘清是会照亮创伤的。有些界限,则是故事的来源。

我是个宅女,受到了教育训练的刻意训练,较快适应了疫情期线上办公的模式,一边“社恐”一边在社交媒体曝光,我将这些写成了小说《再冉云》,这个故事可能也是唯一一个涉及到基于数字媒介的社交——一名电台听众与一名电台主播的情愫,他们友谊建立的基石,是那位听众,她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认识,是来自数字媒介中那位夸夸其谈的主播所构建的。她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认同,基于复杂坎坷的出身,其实也把在虚空中拾人牙慧、在弹幕里自得其乐的主播,从虚拟世界拉回了现实生活,使他不得不正视自己乱麻一般的亲情关系。

没有人能逃避生活的苦恼。苦恼来自我们的来历、创伤经验,使得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才能获得片刻愉悦。但唯有迎向矛盾、纠结、狼狈、痛苦,才是情感质量的来源。



中国作协启动“攀登计划”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与全国32家重点文艺出版社、重点文学期刊等单位共同启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19部文学作品入选第一批支持项目。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是中国作协为充分发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的一项新的重要举措和顶层设计。主要对以长篇小说为主的优质选题提供支持,将充分发挥由全国重点文艺出版社、重点文学期刊等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席会议作用,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多方面统筹协调,形成联动机制,推动文学精品传播、转化,有力彰显新时代文学的价值。

入选第一批支持项目的作品为:阿来《寻金记》、毕飞宇《琥珀的光》、笛安《亲爱的蜂蜜》、葛亮

《燕食记》、李凤群《月下》、乔木《北流》、马伯庸《大医》、苗长水《老渤海》、乔叶《宝水村记》、石一枫《入魂枪》、水运宪《戴花》、田耳《纵浪》、王安忆《五湖四海》、王跃文《家谱》、魏微《山河故里》、杨志军《雪山大地》、叶弥《不老》、叶舟《凉州十八拍》、张楚《云落图》。

启动会上,与会者谈到,中国文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这个生态环环相扣、相映相存,从作家到评论家,从刊物到出版社,缺一不可。“新时代文学”不在别处,而在于对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否有更深刻的体会,对新时代文学的前景是否满怀信心和期待,希望能够通过推出一部部根植于当前现实的原创精品,记录当代中国正发生的深刻变革,记录当下中国人民最为热忱、最为深切、最为努力的追求和奋斗。

理想之光照亮探索之路

——《黄金原野》的艺术性构思

李宗睿

“到底有多久没有抬头仰望星空了?”合上连载着刘慈欣科幻小说《黄金原野》的杂志,大脑中不禁跳出这样一个问题。

《黄金原野》全文不过万字左右,比照刘慈欣以往成功作品的规模略短促。这次创作是他应一个出版社邀请谈论对未来技术走向的一些思考,相当于一篇限制了创作思路的“命题作文”。

我读过刘慈欣的《三体》,对其作品产生了刻板的看法——作者创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科幻构思上,他总是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推论出故事发展的必然方向,人物本身只是他讲故事的工具。读了《黄金原野》,我看到作者对科幻文学的创作方式有了新的思考。文章不仅少见地在开头插入一段主人公的回忆来引入故事情节,还鲜有地用一篇篇幅对人物内心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与其之前作品一脉相承的,故事核心的纲领依旧是对人类未来命运走向的执著思考。也就是说,《黄金原野》带给我认识了一个写作手法精妙、作品结构成熟、文风细腻的刘慈欣,一个在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之间寻求融合发展的刘慈欣。《黄金原野》这部科幻作品的创意高度我无法评价,但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是有实实在在提升的。

《黄金原野》的故事发生在21世纪中叶,人类探索外太空的激情消退,太空探索技术全面倒退。20岁的爱丽丝为了实现父亲探索火星的夙愿,在父亲去世后独自登上仅能搭载一人的“黄金原野号”升空。可15分钟后火箭发动机故障,“黄金原野号”以大于第三宇宙速度飞离太阳系。危机之中残存一丝希望,“黄金原野号”所携带的药物“冬神”可以使爱丽丝冬眠20年。就这样,爱丽丝阶段性地实施冬眠计划以尽可能延长飞船生命系统持续保障时间。与此同时,地球上数以亿计的人类可以通过VR技术访问飞船端口,实时关注爱丽丝的情况。

19年后,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猎户座”飞船前去营救。但当飞船靠近“黄金原野号”时,发现上面似乎早已没有生命迹象。从爱丽丝留下的音频中得知,“黄金原野号”升空的第18天后生命维持系统就因能量耗尽而关闭,之后与地球联系的信号均为智能模拟。“冬神”其实根本不存在,“黄金原野号”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故障,它的真实目的不是火星或者月球,而是激发人类重新挖掘航天事业这片荒地,开拓更广阔的宇宙空间。这篇小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个对人类社会未

充满担忧的刘慈欣。

文章中有两段内容,我认为设计得最为巧妙,其中之一是刚从冬眠中苏醒的爱丽丝对自己做的一个梦的描述。梦中她回到了地球,所有人类都消失了,在长满杂草的广场上,爱丽丝发现一块运行中的电路板,它连接着一台深埋于地下室的运行中的超级电脑。点亮屏幕后,赫然显示着一行字:小心!内存里生活着一百亿人!原文中这段内容的每个字都看似世外桃源般平和,但最终汇聚成的未来世界状况却让我感到不寒而栗——人类困在了由内存记录的虚拟世界中,彻底失去了探索未知宇宙的欲望,甚至失去了脱离虚拟世界的勇气。

作品结尾处,刘慈欣照旧没有将整个人类的命运赶尽杀绝,而是依旧如《三体》《流浪地球》指出了人类前进的方向,于是《黄金原野》的第二处巧妙便缓缓展现在读者眼前。爱丽丝给我们讲了一个传说:大饥荒年代,一个老人在弥留之际告诉孩子,村后的荒地埋着数目可观的黄金。老人走后,孩子们便在那片荒地上疯狂挖掘,最后发现黄金并不存在,但他们的挖掘把荒地开垦为沃土,使得孩子们在饥荒中生存下来。

“现在,你们知道了这艘飞船名称的含义。”这是爱丽丝留给人类的告别话语。是啊,困境中的理想信念比黄金珍贵百倍。能支持我们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正是你在出发时所坚持的理想信念。至此,短短万字的篇幅内,爱丽丝的形象勾勒得尤其丰满,不同于刘慈欣之前作品中主人公符号化、工具化的特点,她让我想到诺兰电影《星际穿越》里的小布兰德教授,同样也是孤独地在太空漂流着,满怀寻求新家园的理想,即使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去便很难返航,也毅然踏上对未知宇宙和人类存续的探索之路。我想,照亮爱丽丝、布兰德前进道路的,都是对未知太空领域不懈探索的理想信念之光。

《黄金原野》我一连读了三遍,每一遍都有细节上的再发现:行文间数次“不经意”透露火箭升空一段时间后,爱丽丝在传回地球的影像中就再也没有打开过航天服的面罩。刘慈欣总是以细腻的笔触,不断地在向我们暗示着欧·亨利式结尾的必然性。

飞速发展的时代赋予我们对未知宇宙探索的光荣使命。与有关一切物质存在的终极答案相比,即使前进的路上有再多的坎坷,付出再大的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毕竟我们的征途可是星辰大海啊!

《新山海经丛书》是青海人民出版社策划的以青海高原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以文学的样式重构自然、环境、生态、社会与人类心灵互依互存、亘古演化的天地密码。该丛书共七册,分别为《昆仑山传》《祁连山传》《三江源传》《长江传》《黄河传》《澜沧江传》《青海湖传》,特邀阿来、邱华栋、赵瑜、徐剑、徐则臣、刘大先、石一枫7位当代著名作家,分期完成创作。赵瑜担纲创作《黄河传》,将分上、中、下游三期进行采访。此文系出发前夕,张发等友人相送所作。近日,赵瑜历经20余天奔波,完成上游采访,顺利回到太原。——编者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自己先笑了,壮行,该是一个怎样的场面?

扯横幅,敲锣鼓,领导讲话,群众到场……却是一样没有。写作是一种个人行为,静悄悄背起行囊说走便走。但是有酒。聚会定在巷口对面的羊汤馆,因为离得近,我和赵瑜是这里的常客。

说是壮行,这顿饭的另一个目的,是给刚刚从北京赶来的一位重量级客人、大名鼎鼎的资深编辑萧立军先生接风。明天,70高龄的立军兄将陪同小他3岁的赵瑜,驾车奔赴海拔高达4750米,含氧量只有14.3%的三江源腹地,追寻黄河的源头,考察采风,为赵瑜的下一个写作任务做准备。

立军、赵瑜加我,另外的一位,是住在同一个胡同里的作家陈为人先生。为人兄的出彩之处在于,带来了一瓶1985年的“红星”茅台。

有这样一瓶酒助兴,我们几个提前进入了状态,赵瑜说,立军兄中午没有吃饭,咱们早点开始!

赵瑜端起酒杯来,第一杯酒咱们先敬立军兄,祝贺他刚刚获得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暨中国文学报刊联盟颁发的资深文学编辑奖!这个奖的金贵在于,全国只颁给了三个人。是这样啊,实至名归,难能可贵!三个人的杯子一起碰过去,向立军表达我们由衷的祝贺!为人兄一滴酒也不沾,就拿水杯来抵挡。

立军是性情中人,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给茅盾、王蒙、邓友梅等老前辈作家当过多次,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也是他骑一辆破自行车多往返于编辑部和家里之间拿到的,他后来的《红高粱》系列,皆由此派生。赵瑜这里,我前后给他编发过六部作品,包括《马家军调查》和《寻找巴金的黛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部作品在中国纪实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美酒下肚,立军兄自然兴奋,继续讲赵瑜几部经他手编发的作品:采访马家军,时时怀着敬畏,斗智斗勇,险象环生,生怕暴脾气的马大帅赶他走人;缅甸“野人山”,黑恶盘踞兵匪夹击,蚊叮蜂咬毒蛇出没,提着脑袋“淘金”;寻找巴金的黛丽,山重水复转战晋陕,铁鞋踏破,穷究到底。这一次又将西出阳关奔赴高原,荒野驱车吸氧困难,风餐露宿何其辛苦!赵瑜哈哈一笑:“有你说得那么悲壮吗?这一次不是有你老兄作陪吗?空气稀薄咱去了西宁不能买它几十罐氧气吗?放心,我保你老兄一路上吃得好睡得好!”

去年,赵瑜完成了《人间要好诗——白居易易》的写作,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作家出版社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组织第二次、第三次印刷,这在已出版的80部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系列丛书中,是唯一的一部,可喜可贺!

此后的日子里,赵瑜的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读书和思考,多年来养成的写作习惯,已经成为了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一个活儿干什么,他一直在纠结。这期间,也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请他完成这个,担那个。活儿接与不接,他都需要用心琢磨,反复考量。不接好说,接了,先要问问自己对这个题材的兴趣是否足够高,尽了自己的全部所能,最后会给读者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成品?作品的价值何在,于读者,于社会,有何意义?

评论家李炳银说:“在我看来,赵瑜报告文学的写作成功,除过对选择写作题材对象的用心之外,最主要的,在于他总有一种前沿观察和深刻准确把握评判对象的理性思想高度,正是这些精髓般的思想观念精神和评判思辨,让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强大的灵魂震慑力量。”熟悉赵瑜的读者也都知道,他要接手的活儿,必然是一个具有强烈评判精神和思辨色彩的活儿,一个值得为之付出心血的活儿。

去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新山海经丛书》,包括其境内的三江源、黄河、长江、澜沧江、昆仑山、祁连山、青海湖七个选题。出版社郑重向赵瑜发出了邀约,请他完成其中的黄河部分。其他受邀的作家,也多为鲁奖、茅奖、老(舍)奖得主,如阿来、邱华栋、徐则臣等,阵容不可谓不强大。青海社用心良苦,亦可见一斑。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当然值得一写,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写黄河写什么、怎么写,赵瑜陷入了长久的思考。伴随着这个思考,是大量的阅读。凡是与黄河有关的书,一本又一本的找,一本接一本的读。人文社科、天文地理、兵匪战乱、天灾人祸……左图右史,包罗万象。

现在,赵瑜终于要出发走黄河了。写黄河,写什么、怎么写?说明他已经深思熟虑,成竹在胸。

赵瑜的深思熟虑和成竹在胸会是怎样的一个“精髓般的思想观念精神和评判思辨”呢?是否可以将来写母亲河具体关注什么,作品可能是怎样的一个走向,向我们透露一二?他笑而不答,流称还需要在接下来的实地考察中不断调整、充实和完善。他鬼精,私藏了一个秘密。

第二瓶酒很快又要见底了,立军兄嚷嚷着还要给他再添,赵瑜说别喝啦,明天一早咱俩还要上路。立军兄无奈,只得放了筷子起立,看得出来,他仍意犹未尽。

结了账就要出门,猛然想起,关于送赵瑜出征,比如一路顺风、旅行快乐、满载而归之类,因为贪杯,干脆就忘了说。

让我们静静地期待,期待一年或者两年之后,赵瑜为我们奉献一部关于母亲河的别样大书!



赵瑜在黄河源头